

第二十一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媒體藝術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鍾緯正(鍾)、譚美兒(譚)、Erkki Huhtamo (Huhtamo)、Maurice Benayoun (Benayoun)、  
吳子昆(吳)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吳爾婷(婷)

Huhtamo： 當我嘗試用滑鼠瀏覽《MinkeyFamily.com》時，只能改變視點，但找不到熱點。我是否看錯了什麼？

Benayoun： 這作品有很多層次，但不容易導覽。作品有很多元素放在一起，我不太肯定有沒有整體性，作品只是集合了詮釋個人資料的不同可能性。

譚： 作品不是有很多層次，而是有很多頁。但如何用滑鼠瀏覽...這是有待發掘的技術問題。

Benayoun： 其中一頁在慢慢旋轉，另一些頁則有地圖、圖片集。對我來說有很多零碎的詮釋的可能性，但每一個可能性沒有發揮得最盡，也沒有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的家庭觀。

Huhtamo： 這是有趣的作品，但我未能很深入地進入它。

吳： 作品肯定很難導覽，各頁之間好像沒有直接聯繫。我不知這是否故意，還是滑鼠壞了。

譚： 第一輪選出這作品時，有錄像說明如何操作，而且較現在更互動。我認為這作品不適宜在美術館這樣的場地展出。

Huhtamo： 是否在離線狀態？

范： 是在線的。

譚： 作品本應較現在版本更互動和有趣。

Huhtamo： 我想籍此作品展開討論，是因為它帶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可否說作品安裝得不完善，但有某些潛質，其複雜性沒有完全顯露出來？

Benayoun： 我們只能從眼前所見的評審作品，沒有其他選擇。我們不能幻想作品可以如何，或許我們可以給予一些意見該如何改善導覽。較弱的作品都是這樣子，往往給人感覺作者沒有作取捨，而是說「我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我可以告訴你還有哪些作品給我這樣的感覺：《Light Barrier》。你看到第一個影像，是鏡子凹透鏡的影像，很好和很含蓄。作品展示不同的可能性：如方形、線的投射...

Huhtamo： 另一個問題是這是一個大型作品的文案，很難把獎項給一個不是很完善地展出的作品。只憑 DVD 和 Youtube 錄像選擇入圍作品便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我曾當其他比賽的評審，便犯過這樣的錯誤，最後的作品與錄像完全不同，未能達到期望。

- 譚： 這問題在很多作品也可看到。當我們在首輪中看建議書時，有些作品應是裝置而非互動作品。當作品抵達香港，便要適應這場地的環境。作者的預算有限，有時候要選擇用其他方法展示作品，或者在美學上用其他手法展現。較小型的作品較容易達到建議書定下的目標。
- Benayoun： 與《Light Barrier》同一空間展出的是《明鏡》，後者實際地出現，前者是錄像。錄像很漂亮，燈光很美，而《明鏡》的燈光可以做得更好，若在黑暗中展出會更好。我認為《明鏡》有趣很多，這作品是關於行為、社會和集體關係。
- Huhtamo： 在北京發生的事會引起連鎖反應，由進入一所北京畫廊的人引起，這令作品更有趣。
- Benayoun： 這作品的視覺效果很強烈，也有情感上的衝擊，我們也要留意這一點。
- Huhtamo： 我也認同《明鏡》是十分有力的作品，我觀賞了 40 分鐘，期間有二至三次的強烈聲音反應，也有較小型的燈光反應。作品有磁力作用，我覺得很有趣。作品的力量大於我們可看到的。例如我站在它旁邊，等待事情發生。它可能有政治寓意，或者對遠程信息有所評論。表面上這是一個很井井有條、靜態的裝置，但隱藏更深的層次，這通常是好作品的象徵。
- Benayoun： 作者的話有點令人失望，因為令我懷疑為什麼是畫廊，有何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視為蝴蝶效應的一種：在北京發生的事，會影響地球另一地方。對我來說，作品就像活細胞，每個都是獨立個體，但有時磁力卻令它們聚合一起。對我來說這是全個展覽最佳作品。
- 鍾： 若不是附在牆上的話，我會更喜歡。
- 吳： 我認為作品太計算和太多考慮。
- Benayoun： 我同意作品很專業，很能迎合藝術市場。形式的重複是亞洲作品越來越常見的趨勢，特別是與物件有關的。同時這作品很有效果。我同意你所說的，把香港與北京相聯有很大的象徵意義。
- 譚： 這作品在意念和展示上都很完整，我喜歡作品看來很統一，但當你仔細看每一隻碗，每一粒豆都在不同位置，在每一隻碗都感受到輕微的震動。這建立到一定的張力，然後當豆子跳起來時，引起很大的反應，是令人驚喜的高潮。
- Benayoun： 你所說的有關期待這點很重要。我們可拿一些其他作品作例子，它們也引起很大期待，但結果卻不太明顯。例如《黑動》—我喜歡它的動畫，聲音也做得很好，部落的視點和對空間的感覺做得很好。
- 吳： 為何這作品不參加動畫組？
- 范： 參加者選擇了這組別。最大的分別是動畫組的作品會在戲院播放，而這作品則在畫廊展出。我們這組別也有很多錄像作品。這藝術家在申請時提到這作品有很多其他版本，如弧型天幕式、360 度和其他版本。
- Huhtamo： 我疑惑作者怎麼不把作品弄得大一點，現在的感覺像窗戶。我不認為加入環迴聲音能補足這放在框架內的作品，它應比我們的視線更闊大。但我觀看的時候，感覺作品是有效的，當你專注於影像時，3D 效果很魔幻。但問題是我不認為作品很創新，很多學生作品也是如此，特別是若學生對某些 3D 軟件有興趣的話。這作品的手法是抽象和形式主義的，對我來說是件好作品，但

展示的方法未必最好。技術上它很完整，若這作者繼續以這方向走下去，可期待創作出有趣的作品。但現在還未到那水平，是有潛質但成就不高的作品。

譚： 根據計劃書，動畫應令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同意現在的銀幕大小很尷尬，並不太理想。我也同意作品的意念並不原創，而這比賽的其中一個評審標準是獨立精神。

Benayoun： 作者本想建造圓頂。

譚： 圓頂不會令作品更獨立。

Benayoun： 要觀眾身歷其景，可從地下投影到屋頂，或者利用整面牆，這樣影像便可佔據整個視線，效果很不同。

鍾： 我同意這作品原來的規模更大，但我嘗試調整我與銀幕的距離，我發現我離銀幕越近，效果越強烈。我不太肯定作者能否使用實體鏡而不是在畫廊展出，讓觀眾可把其他影像擋開。

Benayoun： 但很難長時間在頭上配戴實體鏡。

Huhtamo： 她可以從各元素所產生的動作著手。這作品不太原創，很多藝術家像 Woody Vasulka 早在 1970 年代在他有名的錄像作品中，展示如何利用動態製造出 3D 效果。

Benayoun： 作品若要成功，要製造空間上的懸念，要有很多視點上的轉移，首先要從高處往下望，然後下面向上望。要不是有系統地穿越什麼，而是把形狀移動的方法改變。若這作者能深入點探討這方面，顛覆人們對空間的視點，對我來說這應是作品的重點。

吳： 作者是否要求這樣展示作品？她對空間和大小滿意嗎？

范： 當然畫廊的空間是有限制的，但作為主辦單位，我們不能給予太多意見，叫她如何設置作品，因為你們要評核她這方面。但我們會作細微的提示，比如器材上的支援，和如何把展覽區分隔開。我們也照她的要求分配房間。

吳： 我花了很長時間在那房間中。我同意作為動畫，這作品不原創。但當我在裡面一段時間後，我覺得作品像中國畫。我認為聲音過於主導，建議作者多留意聲音處理。當影像改變，聲音卻維持不變。若要把作品水平提升至高於學生作品，她應注意發放的是什麼訊息。

Huhtamo： 《捉不到的》與其他作品都不同，選擇了翻頁書的方法，對我來說最有趣的部份是翻頁動畫中的定格，在翻頁過程中你可看到一些圖畫是倒轉的。我覺得奇怪的是，當翻頁停下來時，一定會停在正確的位置。這代表什麼？作者是說可通過風景了解人類，所以這可解釋為何影像總是在正確的位置停下。捉不到的是作品的結構本身，若你站在作品前面，只能看到一個裝置，但若從旁邊看，就可看到全部，但角度是斜向的。我不認為這主題完全發揮得到。作者強迫觀眾選擇從什麼角度觀看，可從身體的移動觀看不同風景。作品很有潛質，但效果不完全令人滿意。有兩點：第一，我不肯定這種直線式擺放是最成功的方法，第二是這種翻頁效果未發揮到至盡。它在翻頁和停頓之間沒有足夠張力。這是有企圖的作品，也很有趣，試圖探討重要和有趣的議題，但未完全做到。

Benayoun : 你所說的倒轉影像，我認為是因為你較高大，所以看到每一頁被翻下來之前的樣子。

吳： 這作品就像以前飛機場那種活頁顯示版，我認為作者的構圖太寬，不知是否故意。

Benayoun : 作品有兩部份：裝置和內容。我兩星期前在另一展覽中看過這作品，在這之前一星期又看過另一作品用同樣的翻頁技巧，那作品用蝴蝶作題材。在那作品中內容與裝置配合得天衣無縫。在這作品中問題出在內容上，我不明白作者的意圖。作品有活動，但沒有動作。停止的那一格應帶來高潮和驚喜，應讓觀眾對動態有另一層次的理解。對我來說，作品有意圖做一樣有趣的事，但只止於此。

鍾： 我質疑為何裝置的高度都是一致的，影像框也是同一大小，啟動和停止的時間也一樣。

譚： 我認為作者利用士兵用來逃走的地下通道作比喻表達點什麼。照片都是在香港邊境地區拍攝，與軍隊和香港歷史有關。我同意展示與影像之間不連接，而為何要用翻頁來表達也不明顯。

Benayoun : 若有咪高鋒錄翻頁的聲音，就如機關槍般，就會很有趣。我期待形式與內容之間有所連繫。

Huhtamo : 若作者想表達隧道的話，那麼後面的影像應越來越小，現在不是那效果，因為前面的影像遮擋了後面的。唯一可以當作隧道的方法是從旁邊觀看，但那樣某程度上便會站在裝置之外。對我來說，作品發展得不夠完善，所以不完全有趣。

《聲機勃勃 II - 共生》是一個聲音與鏡子共鳴的作品，它使用環境的聲音影響周圍的視覺效果。我認為這作品的問題是牆上鏡子的反映有點混亂，變化也不大。對我來說四周的視覺不大有趣。另一問題是裝置本身很吵耳，很難了解裝置本身發生的聲響與環境聲音的混雜。若裝置本身較靜，可讓觀眾把玩作品的視覺部份。這作品肯定很完整，但我不覺得效果很成功。

Benayoun : 我同意。在作品中看不到任何有關聲音捕捉的東西，而裝置太吵，並不可能做到這點。視覺效果不太有趣，動作也欠驚喜。若機器有感應和對環境有反應，這作品會有趣一點。但現在這作品沒有這元素，我只看到一件會動和發聲的東西。

譚： 如果周遭環境全黑會好一點。我會稱它發出的為噪音而非聲音。若作品的展示更佳，我可想像就如一部動畫機器，鏡子的反映就像半空飛舞的蝴蝶或昆蟲，或者像海洋公園的水母館。但現在意念沒有好好發揮，只有鏡子反射光線，沒有活生生的動態感。那些噪音打擾了作品的詩意。

鍾： 作品的發動機聲音抵消了它的原意，即生命的詩意和共生的生態。我看不到我的存在和機器的反應有何關係。

Huhtamo : 《崖 hea 響槓言》有關重要的課題，與語言和身份與及身份消失的關係。椅子的選擇是故意的，代表不同的文化及角度。你被迫選擇其中一張椅子，這影響了你的身份。另一方面是消失的語言。作品的主題很有趣，不止與香港，也與中國及全世界有關。除了椅子之外，我唯一的問題是作為外國人，我很難投入作品和跟隨整個過程。另一個問題是電視、揚聲器和椅子在一邊，另一邊是桌子，兩者不是很配合。我對作品背後的理念有興趣，但我認為作品作為一件裝置，在意念和展現之間未取得平衡。

譚： 我喜歡這作品，因為它很地道，但地道的短處是只適合某些觀眾，而不是國際的觀眾。我看這時，會疑惑以英語為母語的觀眾會怎樣看這作品，因為裡面的語言是地道方言。作者試圖從父

親身上學習他的方言，所以不止是語言的研究，而是關於他的家庭和身份。作為一件地道作品，其中一些意念翻譯不到。這作品的原始性，還有椅子的使用，這些只是簡單的椅子，你可以在任何家庭裡找到，而不是象徵權威的那種辦公室椅子。椅子都很矮，就像要使用者謙卑地受教，佈置就像一個課室。我同意裝置的兩個部分不配合，但他在冊子內記錄了他和他的父親之間的談話，而另一邊就是非正規課室，從揚聲器中聽到對話。這是一個低技術的作品，但我喜歡它的原始，也是它人性化的一面。

Benayoun：我們說過《明鏡》適合藝術世界，而這作品則是相反。客家文化是香港的原始文化。作品的展示模式配合了它的主題：電視機是那種廉價和舊的，椅子也是一樣。這不只是作品背後的良好意願，也關乎它的結構。例如，文字的對比，即使我不是本地人，但我了解的過程是什麼。作品也有一些欠缺的，可能跟光有關。我試想像一個更親密的環境。這作品沒有在媒體與內容之間損失了什麼，對我來說用得很恰當。我不明白為何不用錄像。

譚：我覺得他要你專注於聲音。儘管他用中文字，用的字是拼音，所以沒有任何意義，我只可憑它發出類似方言的讀音，所以你和我之間沒有什麼區別。

Benayoun：就算是模糊的錄像也好。好的記錄片和好的藝術品之間有差別。對我來說，這作品仍然欠缺了什麼。

鍾：我同意。我認為現在感覺有所欠缺，是因為他在談論他的父親教他，這是他與父親的親身經歷，但作品卻沒有交代這環節。沒有必要一定要看到父親，但應暗示他和父親之間的親密和獨特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非常重要。必需要看一些東西，令觀眾知道他是從父親那裡學習，與及他們的關係如何通過學習過程中發揮出來。現在人們都在談論香港和中國方言的統一，逐步淘汰廣東話等的議題，所以保護方言是一個熱門話題。

Huhtamo：有關《レキオン- 磔音》，有人告訴我這作品是個表演，超聲波浪聲音錄音很棒，但不太肯定作品的各部份配合得很好，而且也質疑表演的角度。

范：我們邀請這位藝術家來做開幕表演，但當他抵港後，發現那機器只能配合他使用，或者在裝置中使用，但不能同時進行，最後他認為展覽較重要。

Benayoun：若機械人旁有錄像會更好，我們需要文案來了解作品。對我來說，作品完全是虛假的，如果我們能真正聽到身體裡面發出的聲音，會很不可思議。

吳：作品未能很完善地展示表演，而表演較機械人更有趣。

Huhtamo：太可惜了，這作品很有潛質。

有關《SEMI-SENSELESS DRAWING MODULES Trilogy》，我未能看到整個作品，我在東京 ICC 看過這作品。我看到的版本是個肖像畫，放在兩面相對的牆壁上，肖像錄像在你後面，機械人在前面，而你在兩者之間站著。我不肯定我理解個中邏輯，機械人怎樣取材錄像，並把它變成繪畫？這作品很具野心，但已有很多人做過繪畫機械人，所以不是很原創。此外，我不明白它的企圖。這三個元素令我對作品不感興趣，因為它增加了隨機性。我的理解它要連接人類與機器人/人造生物，但我不知道這有多原創。

- Benayoun : 對於我來說，作品有不同元素：跟踪手的顏色、看視頻和繪畫，還有寫作。作者的話很有趣，當我讀到「探索人類創造力的意義」，我想：「什麼是人類創造力？我不知道！」就憑這一點，我要對作品說不！
- 鍾： 在首輪我對這作品寄予厚望。不僅是技術的複雜性，我也希望他們邀請一些社區人士一起與機器共同探討兒童與機器之間的合作。但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把我們在筆記本上的圖畫或文字，隨機地在紙上重現。我們選擇這部作品入圍時，期待某種與社區的合作，和具參與性的表達方式。
- 范： 這作品是三部曲的一部份，在第一部份他們有邀請小朋友一起參與，但計劃書沒說這部份會有參與性。
- 譚： 我認為他們提供一本書讓你書寫香港，就是參與性的元素。
- Benayoun : 這作品說明當一個媒體藝術家是多麼困難，很難做一個不是示範性或者沒有很多人嘗試過的作品，與及創造具統一性的作品。這作品不是很有說服力。
- 鍾： 有關《磁流》，我曾在畢業展看過，當時有真正的流質液體，現在只有文案，與及實驗的設備配套，而不是展示真正的作品。
- 吳： 當我看這樣的作品，著重的是結果是否有趣，第二是概念是否有意思。這作品未來有很多可能性，但現在只停留在第一階段，沒有進一步邁向下一階段。
- Huhtamo : 我以前看過使用磁性粒子的作品，這種作品有不同層次的傳統。對我來說，使用這種磁性作抽象繪畫是最有趣的，而不只是操控這些流質。我還沒有看過其他人這樣做。
- Benayoun : 對我來說，這非常接近水墨畫，所以沒什麼驚喜。
- Huhtamo : 大獎我投給《明鏡》。對我來說這是最傑出的作品。
- Benayoun : 是最完整的作品。
- 吳： 它看起來像一個大獎作品。
- Benayoun : 還有其他選擇嗎？
- Huhtamo : 我喜歡《崖 hea 響楨言》，我認為它是個誠實的作品，低科技和作者與父親的關係之間取得衡。
- 吳： 我很疑惑為何這作品會放在媒體藝術組。這只是一個簡單的錄像裝置，沒有互動性又沒有太多的技術，所以我有點保留。這是一個不錯的作品，客家話是在藝術世界是政治正確的題材。「創新技術使用」這部分是有點弱。
- Huhtamo : 它有創造力和原創性，也適合展覽。我認為它有獨立的精神。還有什麼其他的提名？《レキオン-礫音-》或《磁流》？
- 鍾： 若兩者相比，《レキオン- 礫音-》較完整。

Huhtamo： 我們知到作品是演出和裝置，即使演出部份沒有出現，這兩個部份有著有趣的互動和互補。即使從我們可以看到的來評價，作品的音質非凡。這系統產生的音景令人驚訝。

Benayoun： 這只是一個技術層面，利用超強指向性的錄音，而且有很多人都做類似作品。技術上沒問題，但演出部份較弱。它使用身體與機械人的動作同步，而不是拿身體去做什麼。

Huhtamo： 《黑動》又怎樣？我們都覺得它不錯，雖然它不是很原創，裝置也不是太完美。沒有人對《レキオン- 礫音-》有太大抗拒，只是它的展出有問題。

Benayoun： 它原來的意念不是這樣的，原意是件更令人身臨其境的作品。

譚： 你會否考慮銀獎從缺？

范： 這是可能的。你只需要考慮哪些作品值得獲獎。如果你覺得沒有什麼作品適合獲獎，便可從缺。金獎得主可獲得\$ 50,000 現金，軟件和獎座。銀獎得主可獲得\$ 30,000，特別表揚得主沒有獎金，只有證書。最佳本地作品是排名最高的作品可獲得，這意味著如果金獎得主是香港作品，他也可獲得最佳本地作品獎。我們允許你們的建議和改變，只要理由充份。例如你剛提到，《崖 hea 響槓言》體現了獨立精神，某程度上，這也許可成為最佳本地作品的新定義。

Benayoun： 有關《レキオン- 礫音-》，我們對它的質疑源於它作者的話，它說作品使用周遭的聲音。若我們不理會演出，只當聲音是來自我們身體的動作，作品便有完整性。這不是一個減弱版的演出，而是本身是有意思和完整的作品。這作品不是用來取悅藝術圈，而是社會。

鍾： 我把它當作是演出，但演出者不是人類。

譚： 這比賽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培育，若我們看到一個藝術家仍有所欠缺...

范： 提示你們，我們原來最佳本地作品的定義是排名最高的本地作品，即是說應頒給金獎得主，但你也可以使用這個獎項獎勵其他本地作品。但你們應在頒獎典禮當晚在台上解釋你們的選擇。

Benayoun： 也許我們應該獎勵《捉不到的》。可以是最佳本地作品嗎？

Huhtamo： 但獎項名稱不能是最佳本地作品...

譚： 我喜歡藝術家新秀獎這名字。

## 媒體藝組得獎作品

金獎

《明鏡》

陳翹康 / 香港

銀獎

《レキオン- 礫音-》

野上勝己 / 日本

特別表揚

《崖 hea 響楨言》

葉啟俊 / 香港

藝術家新秀獎

《捉不到的》

蕭偉恒 / 香港